

家乡的朋友帮了我一个忙。犹豫良久，写了一段感谢的话，通过微信发了过去。那边沉寂了大约一两个小时，回过来两个字：“不用。”

收到这两个字，我有些失落。本以为，他也会回复我一段话，最后结尾的时候再加上“不用客气”这四个字。这样才符合友情交往中的“对等原则”。

“不用”这两个字，像两粒石子一样落在我胸口。想了想，还是自己矫情了，朋友只不过是我见外了而已，本来就不该这么客气的。有些关系，一客气，反而显得疏远了。非得捶着、打着、骂着，才亲近，才舒服。

可是，得到别人的帮助，需要诚心诚意地致谢，并且把谢意表达足，表达到位，这是我到城市里之后，城市规则教会我的东西。我们在办公室里，每天要说几十遍“谢谢”，对同事说，对给花浇水的工人说，对送餐的小哥说……

在亲密关系当中，城市也教导人们，要懂得说“谢谢”。“谢谢”两个字，虽然把距离拉得远了点，但把尊重拉近了点。城市太拥挤了，一句客客气气的“谢谢”，会让人多一点呼吸的空间。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嘛，“孩子一直等父亲一句道歉，父亲一直等孩子一句谢谢”。我有句道歉的话，一直没对孩子说出口，我想说的是，原谅年轻时的父亲，他那时候要挣钱养生活，要努力地张大口呼吸，才能够扎实地走下去，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你，教育你，或许让你的童年有所缺失，虽然你没表达过，但作为一个父亲，总还是要有些内省的。

但那句“谢谢”，我却说出口了。不止一次，我对孩子说：谢谢你的出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多的乐趣，许多

杜鲁门·卡波蒂在西西里度假时，完成了他自称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草竖琴》。故事发生在一座有着几间房屋、一草竖琴琴、与欧洲大陆几乎脱节的小镇。

凯瑟琳·克里克是一位黑人女仆，尽管她一再强调自己拥有印第安血统，但是黑色的皮肤让这种辩解更显苍白。就像她用棉花支撑起干瘪的下巴，只会欲盖弥彰地导致人们肆意妄为地践踏她的自尊。尤其在她说话时，含糊不清地嘟囔着难以听懂的话语，让凯瑟琳成为众人的笑柄、数落的对象。

和凯瑟琳惺惺相惜的多莉·泰博，是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与凯瑟琳被边缘化的原因不同，多莉的孤独更多源于自我的封闭与自我认知的否定，她甚至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有多么喜欢对方。多莉对于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任何索求，她活着似乎就是为了摆弄花草草，捍卫可以配制出浮神药水的吉普赛秘方，以及日复一日地制作这种销量尚可的药水。如果不是妹妹韦莱娜因觊觎配方而要手段，如果不是主人公柯林的到来，或许，多莉也会在某个寻常日子闭上双眼，伴随着草竖琴的吟唱，永远地沉睡在小镇墓地里。柯林是多莉和韦莱娜的侄子，与大多数孤儿一样，双亲相继离世给柯林幼小的心灵蒙

上了一点阴影，不受同学和小镇居民的待见，仿佛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资格。三个边缘化的人物，被各自身上的孤独所吸引，在逃脱韦莱娜骗取秘方的阴谋中、在双生椽树上的树屋里，跨越年龄的情谊正在慢慢滋生。

与之前作品的阴郁、古怪不同，这部以卡波蒂真实生活经历为蓝本的《草竖琴》文字更加行云流水，情景更加肆意盎然，结局也更加凄婉动人。该书是卡波蒂走向成熟的一部作品，内容穿插着梦想与现实，在诙谐幽默的氛围中讲述着人物的曲折经历。出版后的第二年，《草竖琴》被改编成戏剧，登上了百老汇舞台，卡波蒂因



时候，每当觉察到生命的灰度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时，你的笑声可以瞬间驱散这一切，让我忍不住感叹一声：生活真好。

“谢谢”重要，还是“抱歉”重要？反复权衡之下，我觉得还是前者吧。懂得感谢的人，自然也懂得表达了歉意。很多时候，歉意就藏在感谢中了。

## 不用

韩浩月

那些帮助过你的人，给你带来过快乐的人，哪怕路过的陌生人的一抹微笑，都值得致谢。很早的时候，我不懂，觉得“谢谢”可以藏在无言中，觉得沉默也是种表达，懂你的人自然能接收到。但后来我意识到，不是这样的，情感与心意，需要通过语言才能传达。没有了语言的载体，再厚重的情感，也是被压制的火山，时间久了，火山也会熄灭。

有些离开的人，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对他道一声“谢谢”了。但记得，不忘，也许就是最好的感谢。时常念叨一个人的称谓，或者一个人的名字，不说谢谢，也是一样的。

遇到有人向我表示感谢的时候，我也会本能地回复“不用”这两个字，但无一例外，每次都会把“不用”这两个字删掉，换成别的说法，然后尽量回复得长一点，语气自然一点，如此，才符合友情交往的对等原则。

帮助与被帮助，有时候意味着会带来位置的偏移或倾斜，认真地致谢和认真地回复，会把这种偏移或倾斜无形中去除掉，来保持情感天平的平衡。

现在的每一天，都还在说“谢谢”，具体说多少次？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每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听到的第一声鸟鸣，扑面而来的第一丝微风，都值得感谢，那无形的一切，都会让人心里拥有感激。

感激活着，感谢每一份拥有。

此名声大噪，成为与海明威齐名、美国家喻户晓、集赞誉与争议于一身的明星作家！基于生活的遭遇，同时又掺杂了对于精神世界的向往，卡波蒂借《草竖琴》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理想国。

《草竖琴》乍看之下，只有柯林、多莉、凯瑟琳三

## 草竖琴，为孤独吟唱 三余

个畸零人，但书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孤独的。外在强势、干练的韦莱娜在树屋里卸下自己的防备，向众人诉说自己曾经是何等珍惜感情，并略带悔意地表达对姐姐多莉的歉意；老法官库尔虽然生有两个儿子，但被家庭遗弃，不曾享受过天伦之乐；身边看似总有狂蜂浪蝶围绕的帅气的莱利，却饱受着无人

除弊兴利、改良社会的浪潮。国共和谈时，这位“金融海龟”还担任了周恩来与美国人士会谈的翻译。

时局动荡，风雨飘摇，黄竞武耳濡目染，切身感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腐败无能，开始探寻新的人生指引。他设法找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仔细研读，躬身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之际，国民党磨刀霍霍镇压民主党派，民建处境愈加困难，黄竞武面临受命，将民建活动转入地下，保护和撤退一大批民主人士。终于，他正式成为中共上海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中央银行的外滩行址也变作党的秘密活动据点。

一条梧桐树下的小弄堂，弄堂口很狭窄，只比一辆轿车稍宽，没有弄堂名，只有马路地址招牌“南昌路100弄”，西侧是1941年新建的新式里弄，东侧是3列老式石库门，两层砖木结构，青砖砌筑外墙，用红砖砌筑的三角形门楣，花岗石门圈的石条如今自然风化得用手可剥落，可见建筑年代已久，1912年建造，至今近90年了。仅从石库门门圈，便可见其经历风云和沧桑。

1912年，法租界越界筑路的环龙路还是一片田野，有一批石库门住宅建起，规模不大，仅3列8个门牌号，名叫铭德里，从弄名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味很浓，弄名提醒你铭记做人要有道德。什么是道德，推翻反动统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一批热血知识分子纷纷来到这条小弄堂2号。这里两开间上一下一两层，原称柏公馆，主人是国民革命军军长、安徽省都督柏文蔚。这样的大人物房产不止一处，在上海买一幢石库门只是赶时髦。

1920年，在李大钊安排下，被北洋军阀追捕的陈独秀来到上海，许德珩和张国焘将他安顿在柏公馆。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后曾做过柏文蔚的秘书长，又是安徽同乡人，是巧合也是精心安排，一旦租界巡捕来盘问也可应付。陈独秀是“五



倾诉的痛苦；还有漂亮的艾达姐姐，开着一辆卡车，载着十多个孩子，儿女成群的表象下，是浪迹天涯、无依无靠的红颜薄命。

一群孤独的人、一间荒废的树屋和一座被遗忘的小镇共同演绎了《草竖琴》中的热闹场面。然而，正如卡波蒂想表达的，他们和它们终将成彼此的匆匆过客，唯有那一地的印度草守护着这里的秩序与公平。无论你在世如何辉煌，也不管你生前何等凄凉，只要风一吹起，草竖琴就会悠扬地吟唱主人的故事、告慰孤独的亡魂。

大厦将倾的1949年初，国民党做好撤退准备，下达抢运黄金密令，企图将中央银行金库里的“硬通货”转移去台湾。黄竞武知晓后，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他组织央行职工群众罢工抗运，齐心协力保护民族金融财

## 央行专员竟成特务“眼中钉”

黄沂海

产，抵制盗运黄金美钞的阴谋。他告诫同仁：“我们不能坐等解放军来，要做好配合工作，不让那些官僚资本转移。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他还广泛搜集官僚金融体系下“四行两局”的情报，向新闻媒体公开披露内情，争取舆论力量的支持。

## 南昌路100弄

姜承浩

“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思想领袖，他住在柏公馆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热血青年从各地赶来，请教救国之策，他忙得只好在客厅里挂上“谈话以15分钟为限”的小黑板。这里挂牌是《新青年》编辑部，实际上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都是常客，这里除了出版《新青年》杂志外，还出版《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处在迷茫之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陈独秀在这里决定翻译和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湖南的毛泽东远道而来拜访他。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明确指出：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指引的道路。

这里，不仅是先进思想策源地，也是先进组织筹备地。1920年6月，陈独秀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骨干一起研究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征求在北京的李大钊意见后，正式将组织命名为“共产党”。同年8月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陈独秀为书记。1921年6月，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城市在上海

在我们家，父亲说云南普通话，母亲说普通话，所以我从小讲普通话。母亲在她十六岁那年汇入了知青的大潮，从上海奔赴云南农场，后来与父亲相识结婚，在大理州的一个县城待了许多年，直到我十四岁，我们一起回上海的外婆家。两年后，父亲也来了，一家重聚。回沪给母亲带来一些变化，例如，她的语言变成了上海话。我继续说普通话。这才发现，自己是个没有方言的人。

在云南的那些年，母亲向当地人学会了泡腌菜、腌香肠和咸肉。她没有学会的是包粽子。我记不清幼年的端午节有没有粽子吃，对这个节日第一次分明的记忆，是在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同学们听说我家没有粽子，不约而同地带了自家的给我。我收到了十几个煮好的粽子，这才知道，各家的粽子差异很大。最普通的大抵是粽叶裹成的三角形，有大有小，大的如拳头，小的仅一口，还有粽子装在细竹条编的壳里，宛如工艺品。回家一吃，口味多样，有甜有咸，还有五香的。

现在想来，云南人散漫的性格也体现在粽子上，所以才有这么多有趣的自由发挥。还是个孩子的我把收到粽子的事写成作文，被老师当众朗读给全班。那其实有点窘。感激别人的好意并写出来，和被大声读出来，毕竟是不同的。母亲吃着同学家的粽子，说道，还是你外婆做的好吃。

后来我终于见识到外婆包粽子的

发起组推动下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代表认为成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条件成熟，李达与陈独秀和李大钊联系后，决定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知和安排会议地点及代表住宿均由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铭德里2号，身份是中央局书记。同年11月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书记，陈独秀签署中央局通告号召各地开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诸多要事就在这个石库门里酝酿谋划，说这里是

中国红色革命孕床一点也不夸大。这是一条不起眼的石库门里，铭德里后来改称老渔阳里，石库门里酝酿出红色革命，不是偶然的。同一条弄堂5号是革命党人陈其美旧居，7号是孙中山秘书杨杏佛旧居，8号是中国同盟会元老叶楚傖旧居。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这条弄堂后，彻底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里形成，中国革命在一步步深入。

回降南昌路100弄，心潮澎湃，肃然敬畏。

场面。提前若干天就开始买粽叶，外婆要遇到便宜的才买，于是今天买一些，明天再买一些。买来的粽叶刷干净了，泡在大木盆里，乍看像养了一丛水生植物。糯米的馅料也要准备好几种，白米的，花生蜜枣赤豆的，还有肉的。云南似乎没有肉粽，至少我小时候没吃过。外婆包粽子的时候，母亲跟在旁边学，边学边说，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包给你吃。你们这一代人呀是不会自己动手的，以后就只能买来吃。

端午节那些天，每天都有粽子当早饭。我最喜欢白米粽。外婆指节变形的手不知哪里来的大力，她包的粽子比外面卖的紧致得多。揭开粽叶，被挤压成三角枕的糯米只留下隐约的米粒轮廓，被粽叶染成了淡黄色。蘸白糖咬一口，满满的植物清香。

外婆走的时候93岁，算得上寿终正寝。和那时代的许多老人一样，她偏爱儿子和孙子，无论是我母亲和姨妈们，还是我们这些外孙外孙女，都不在她的牵挂范围，所以我同对老人家的感情便也有限。可能因为同住了若干年，外婆唯独把她不离身的金耳环留给我。老金做的粗耳环，我的耳洞戴不了。拿在手上有余温，我想起外婆的一些事。她嗜食红烧肉，吃粽子也爱肉粽。她很晚学会认字，有时捧着舅舅扔在家里的武侠小说，用唱歌般的调子念出声。

母亲虽然学会了外婆包粽子的手法，后来也嫌麻烦，不再制作。市售的粽子不如家里的，我很少买粽子吃。

## 粽子的故事

默音

到隐秘之处，他跟同事交待：“这些文件记有全部民建成员的名单及通讯地址，如果落入敌人手中，那是几百人性命的问题，不是绝对可靠的人是不能托付的。情况再险恶，我们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他仍照常办公，坚持在一线理首公务，指挥若定，迎接解放军进城。

1949年的5月12日，黄竞武步入中央银行大楼404办公室，被守候多时的保密局特务蒙上眼睛，绑架押走。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家。直至上海解放，民建在寻找“失联”同志时，才在监狱里发现了黄竞武的遗体。滔滔浦江，滚滚怒潮，壮士一去不复返！

银行“白领”迎解放，明天请看本栏。 责编：龚建星